

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真相

魏 汝 霖

民國廿七年五月，徐州會戰方酣，日敵於同

月(五)中旬，以土肥原師團由黃河以北，冀魯交界地區渡河，襲擊我蘭封、歸德。軍事最高當局遂於六月一日，策定豫東大軍向豫西山地，作戰略上之轉進，同時決定黃河決口計劃，作成大規模之氾濫，阻敵西進。先總統 蔣公以決口事關重要，當時指定第廿集團軍商總司令震負責執行。汝霖時任總司令部參謀處長，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晝夜監臨，知之最詳。特將經過真相史實撰成本文，敬請讀者參考指教。(參照附圖第一)

趙口決堤兩度無功

六月四日

第五十三軍一個團奉先總統 蔣公電令在中牟縣境趙口掘堤，並限本(四)日夜十二時放水，該團當於上午六時開始工作。(參照附圖第二)

時敵人已迫開封，並與我守備開封宋肯堂師(二四一師)發生激戰，柳園口至楊橋口之河防，則由劉和鼎軍守備，楊橋口至鄭州黃河鐵道橋河防，則由蔣在珍師守備，此當時之概略形勢也。

六月五日

趙口放水，因決口工程未完成，未能如期施行，正午商總司令奉先總統 蔣公電話，嚴厲督促實行，商總司令遂攜余等赴趙口視察，並令工兵營營長蔣桂楷攜帶大量黃色炸藥與地雷準備作爆破河堤之用，到趙口後，見擔任工作之第五十三軍一團因晝夜未得休息，官兵極度疲勞，又加派第三十九軍一團協助之，並懸賞銀元千元，期於當夜工程完成，實行放水。

下午八時許，用炸藥炸開堤內斜面石基，開始放水，僅流丈餘，即因決口兩岸內斜面過於急峻，遂致傾頽，水道阻塞不通，先總統 蔣公及商總司令聞之，均甚焦灼，仍令各部加緊工作。是日第三十九軍公秉藩師，亦在柳園口與敵接觸，而第一四一師之守開封，與敵血戰益為激烈，情勢危急。

六月六日

第五十三軍之一團，(軍長萬福麟)晝夜加工，迄未能將已塌陷之口掘通，水仍未能流出，時第三十九軍劉軍長和鼎，以上率交相責議，自覺第一次決口已告失敗，乃在第一次決口迤東五

十米處，另派兵一團，作第二道之決口，着第五十三軍之一團仍繼續修理第一道決口之工作。

當時考查第一道決口之失敗原因，厥有數端：

一、黃河為季令河，夏季洪水暴漲時，即可與主堤平漕，當時有自行決口之虞，春冬水落，河流去堤甚高，時係初春，水量甚小，故雖令工兵決堤，以水面過低，出漕亦感困難。

二、黃河兩岸堤防道數各地帶不同，通常為二道或三道，亦有一道者，道數愈多之地，堤反不堅固，如只係一道，則堤工甚大，且多磚石，愈為堅固，如決堤之趙口與花園口皆為一道，最厚最堅，均極不易掘開。

三、黃河主堤之高寬不等，趙口堤防之頂點，距水面高約十餘公尺，寬約三十公尺許，但水面比堤外自然地高出約二公尺，土質為流砂積成，河堤內斜面接近水際部份，為多年堆積礫石而成，沿河居民，稱此堤為金堤，以累年重修，用款甚鉅之意，其堅固之程度甚大故也。(參照插圖第一)。

四、爆破藥與地雷等，對土壤之爆炸，效力甚

小，因將土壤爆去上空後，仍落於原地，並不能將土拋炸之於他方，而決堤之工作，非將大部土壤搬移於遠方不爲功。

此次決口之寬度，在堤頂面不及十米達，待掘至水面不過寬一米達，致呈一細形之深溝，水道甚窄，而兩側斜面又過於急峻，一經放水冲刷，即行塌陷阻塞，同時除土愈深，積土之運移愈不便，雖有一團之衆，亦不能同時工作。（參照插圖第二）

花園口第三道決口

工兵營長蔣桂楷以所帶爆藥及地雷除用於堤內斜面礮石部之爆炸外，對土堤無效，該營長遂指揮所部，在附近河堤作一中徑兩米之坑道，以期另闢決口之新途徑，上午十時開工。（參照插圖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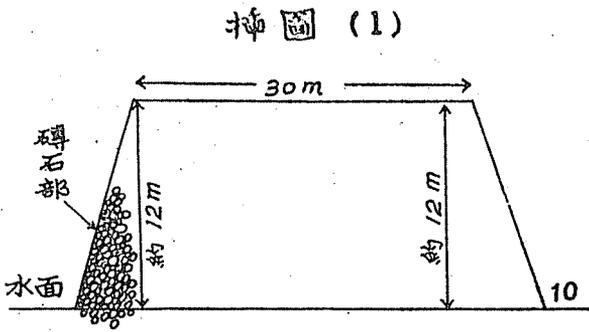


插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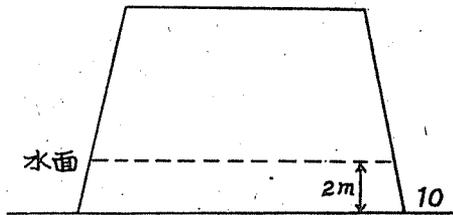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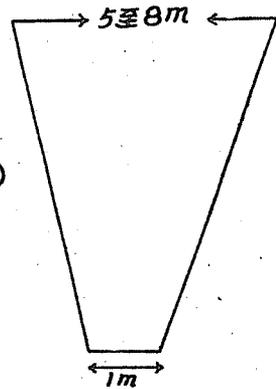


插圖 (2)



時擔任楊橋黃河鐵橋間河防之新八師蔣師長在珍，每日均到決口地帶參觀，伊深慮決口之不成功，迭與汝霖商議，擬在該師防區內鄭縣屬花園口另作第三道之決口，經轉報商總司令後，當蒙採納，並懸賞二千銀元獎勵之，蔣師長於本（六）晚召集所部在花園口開始工作。

六月七日

第三十九軍所開第二道決口工程，於下午七時完成，雖較第一道工程稍爲寬大，但因黃河主要流線北移，決口內面河身發現砂洲，阻塞口門，決口仍告失敗，究其原因即以黃河河底盡係流砂，流線朝夕有變，決口時係選主流最接近之地方施行之，不意決口時主流線尚接近南堤，而放水時已北移數十公尺。

工兵營之坑道工程，亦於下午八時完成，起初水勢甚猛，後以頹塌阻塞，雖數次懸賞疏通，亦未收效，遂又告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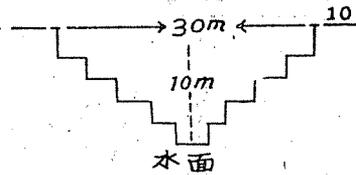
先總統 蔣公及商總司令聞趙口第一二兩道之決口與坑道作業均告失敗，且開封城已不守，敵軍即將趨平漢線而西，異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詢問決口情形，趙口決口之計劃已屬無望，遂於當晚移駐花園口，與蔣師長在珍同往堤下霍屯，監督花園口之決口工程。（參照附圖第三）

六月八日

花園口此次作工，經蔣師長在珍綿密計劃，根據趙口決口屢次塌陷之經驗，遂將決口上口幅

員加寬至三十米達，如是則斜面徐緩，放水時不致頹塌阻塞，掘土時復作梯次之除土，同時可容納多數人作工，加以官兵非常努力，故咸諳成功之公算最大，至傍晚已掘下約二十公尺。（插圖第四）

插圖 (4)



六月九日
上午六時起，用炸藥將堤內斜面石基炸壞，九時決口工程完竣，開始放水，初水勢不大，約一小時後因水力冲刷，決口擴至十餘公尺，水勢遂增猛，黃河主流，亦斷斷南移，時值天雨，河水稍大，決口愈冲愈大，水勢漫延而下，由中牟而尉氏，而扶溝、淮揚，由豫而皖而蘇，遂造成廣漠莫大之障礙矣。

揭穿中共歪曲說法

檢討

一、黃河決口成功，造成廣漠無比之大氾濫，寬約數十里，水深僅數尺。尤以決口初期，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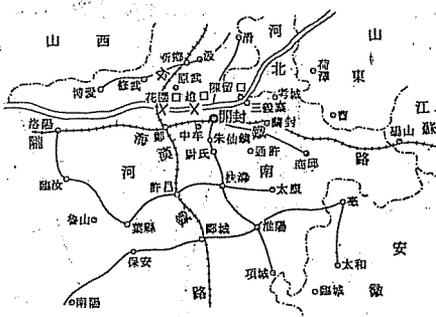
極緩，開封南北，全爲沙地。故災區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漢鐵路豫西地帶，政府分發大量救濟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耕地之破壞，村落房屋之湮沒，當所難免。當年全國人民都有焦土抗戰之決心，只要能阻止敵軍，有利抗戰，任何犧牲，決無怨言。

二、當時敵軍乘徐州會戰之餘威，期圖以機械化部隊與騎兵，佔領鄭州，繼續西進，以赴武漢之側背。故我最高統帥部（在武漢）日必長途電話多次，詢問黃河水勢東進到達情形，最後竟以水行太慢，疑決口並未成功，特派第△軍軍長李

△△（現居台北）至決口工程地，視察實情。李軍長初見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與蔣師長在珍及黃河水利會人員，共同詳細說明後，李軍長似漸明瞭，始半信半疑而去。

三、共匪數年來，常在匪區及香港報章上宣稱：抗日之戰黃河決口時，淹死人民數十萬，造成重大災禍等之惡痛攻訐。此固爲當年參加抗戰，實地眼見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好僞價計。回思當時若非由黃河大氾濫阻止日軍，鄭州早已陷敵，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將遭受日敵襲佔。

黃河決口一般形勢圖 附圖一



中牟縣澗口決堤情況圖 附圖二



鄧縣花園口決堤情況圖 附圖三

